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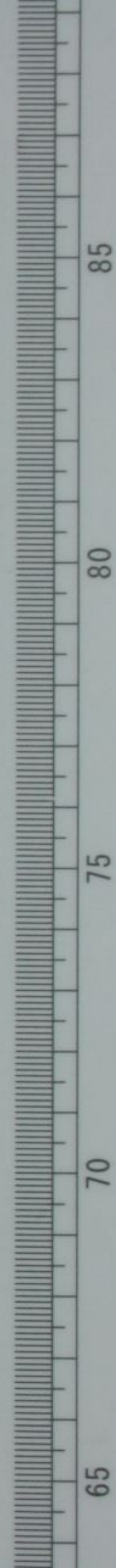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二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4



文庫11
A1695
4

近世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二編卷之下

蒲生重章子闇著

高杉晉作傳

高杉晉作者山口藩士也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幼

倜儻不羈言論壯快氣既食牛好賦歌詩已而廢之

惟攻兵書年十九謁吉田松陰寅次郎松陰素稱久坂通

武為少年奇才國士無雙獲晉作大喜以為可比通

武而晉作負才自用不勤學言論誇張少成事通武

則言行修潔學藝既有老成之概故松陰恒揚通武

而抑晉作於是晉作發憤勵精無幾何學業大進松

近世偉人傳二編下

近世偉人傳二編下



朗廬曰小
項籍

又曰善教

朗廬曰廉
簡果各為
事

南豐曰二
子文武智
勇未可軒
輕真聯壁
矣哉

朗廬曰奇
策而他人
不可學
又曰暴英
然一時膽

力可想也
南豐曰謹
厚
又曰長人
之所以揚
武者蓋特
奇兵隊也
而奇兵隊
之編制實
出晉作氏
建議其功
不亦偉乎

陰乃每議事多延晉作通武曰晉作非吾所及也晉
作聞之曰久坂生天下之奇傑我奚得與之抗乎松
陰聞之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此是國家之福也晉作
通武適同庚時人稱為聯璧文久紀元辛酉春擢為
世子近侍是冬幕吏將航上海藩主命晉作從行以
謀其形勢賜資五百金抵長崎則幕吏將俟明春三
月解纜晉作以為若與幕吏豪游至明春則五百金
擲盡於此地去他行亦有嫌乃以百金買屋贖妓閑
居以俟焉明春至上海八月復命其冬遊學江戶與
久坂通武大和直利等相謀將燒御殿山夷人館事

洩不果遁逃奔京師三年癸亥夏歸菽城藩主不問
其罪晉作惶懼自幽于松下村六月五日赤馬關之
役長軍不利藩主起晉作赴援晉作建議編奇兵隊
是冬擢為世子奧番頭既而亡命至京師將與久坂
通武等俱勤王事強之通武曰奈曠主職何晉作大
窘乃還藩下之野山獄實元治紀元甲子春三月也
是秋八月夷艦攻馬關藩主又起晉作於獄中督軍
晉作更姓名稱谷潛藏是冬藩內黨議起唱勤王者
皆被坐晉作脫走過奇兵隊隊士懇留之晉作不可
曰我別有策乃去奔筑前既而還馬關時邪黨集在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吉
翁

夷下院邪
字

伊佐村其勢孤適遊擊軍屯馬關晉作欲率其衆以
襲伊崎廨舍乘勢入山口與伊佐諸隊掎角以攘邪
黨衆頗遲疑晉作怒曰國家危難迫矣豈拘常法而
猶豫之時乎哉子等不肯往我獨行已子等碌々拱
手就邪黨之戮衆遂奮袂而起二年乙丑正月二日
夜圍伊崎廨舍逐其宰藏田某豐後當是時伊佐兵
亦襲繪堂村大破黨兵斬姦魁財滿某新三晉作乃
入山口與井上聞多等謀創制鴻城軍十六日夜擊
黨兵於佐々並驛克之二月遂得夷黨難初邪黨之
起兵也號令一矯君命其旗章皆用一字三星我軍

胡蘆曰
知兵機

又曰有源
義經用兵
之風

視之大沮晉作笑曰彼國家之賊也而敢用公家徽
號我今擊賊於用公家徽號乎何有命作一字三星
旗軍氣大振慶應二年丙寅六月幕府兵攻長其兵
海陸並進砲劫室津及大島當是時晉作監馬關軍
夜潛乘汽艦自大島東繞突出于敵艦中央猝發砲
擊之敵驚愕失措晉作激汽煙疾馳突圍而抵豐後
洋敵艦欲逐之既以為是薩兵來援長誘我也乃止
是以室津以西海濱得脫兵禍晉作用兵勇決奇敏
大率此類也長兵拔小倉城破富士艦豐前口戰勝
皆出其畫策云三年丁卯四月十四日以疾没于馬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古

三編下

朗廬曰卓見也而其策則如何

畢崑曰息軒安井翁著辨妄關洋教愷切痛快如與其生絕交其更痛快

關年二十九晉作為人侃々。有識見嘗憎參政周布某專恣面折之稠人中。富永某赤根某並有才。時人稱之。晉作獨不稱。屢論其反側。人多不信之。後皆如其言。其在長壽也。閱耶蘓教書。慨然嘆曰。其言頗似王陽明。然國家之害寧有之。過者乎。其傾城覆國。豈啻大碩巨礮。

善諷子曰。余嘗讀洋教書。其說妄誕不足取。然惑溺其說者。日益衆。駸々乎不可防。是真國家之大害也。晉作憂之。宜矣。余獨怪世之素稱正議家者。今徃々奉洋教。何也。抑利昏其智耶。將無識見而然耶。噫。

而高津從二位公序之曰。君臣道息。父子情絕。禍亂何所不至。後際所見皆同。

坂谷朗廬曰。余知久坂義久。而不知晉作。今讀此傳。其磊落奇傑。此義久更加一層。使之生存。則其造詣能為從赤松子之張子房。為咏寶劍之郭元振。皆未可測也。噫。

元田南豐曰。自君子視之。各國教法之說。無不涉於妄誕者。豈獨耶蘓教書而已哉。又曰。邪黨矯君命。以擊義徒。天下何世無之。向使不有忠謀偉畧若晉作者。竭力於毛利氏。則防長義徒亦焉能見清側之功哉。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吉 論生氏 辛

龍尾先生傳

龍尾先生者。舊幕府醫員也。醫學該博。著書數百卷。時莫之若者也。而以與同僚議不合。憤然辭職。栖遲于城西北大塚莊。自號龍尾。當此之時。我医道日衰。洋方日橫。余乃贈先生詩曰。龍尾先生。医中龍胡。為藏頭。又收尾。漠々妖氛簇江城。誰明斯道嚇蛇虺。先生著書高於山。排闥異端功甚偉。可惜先生不出頭。先生出頭。彼風靡先生。既隱不出頭。掉尾雲間。不彼齒我。亦從今學先生。著書定論百世俟。先生軒肩曰。子文章恠竒可喜。異日必揮筆於鳳池。乃探懷中出

明廬詩作
者亦爾耳

不能也今
之刀圭家

何帝避三
舍哉

明廬曰此
評先得余
心

命。傷橫天之莫救。乃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蓋孔夫子懼作春秋之旨也。惟夫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医聖之教。不外日用。故其言則軒岐相傳之理。共聞共見。其方則炎桐竝錄之遺。易知易從。洵與絲麻穀粟同。功而不可一日廢也。奈何後之學者。顛預其說。河漢其言。譬猶斷港絕航而求。至於海。是豈聖人濟世拯民之意乎哉。是以洋學之徒。嫌其道之迂遠。誦蟹脚橫行之文。述馱舌支離之言。悍然以為高出乎軒岐之上。迥駕于農桐之教。天下靡然趣之。沿波不返。此可以不痛乎。雖然。彼所謂究理者。皆事物之末岐。新

翠當曰古
人云画人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六 痛生氏

難。以。人。之。其。不。知。也。今。洋。醫。則。畫。鬼。之。類。耳。

不。之。下。小。則。難。也。

通七傳傳
二編下
九
高。妙。精。絕。也。昔。日。佛。之。入。中。國。浸。淫。滋。蔓。豪。傑。輩。出。入。其。窠。臼。而。不。能。脫。焉。濂。洛。之。徒。起。而。患。之。具。絕。人。之。識。唱。性。理。之。學。天。下。翕。然。知。所。趣。向。此。其。救。世。之。功。亦。不。在。聖。人。下。也。今。異。端。之。教。與。佛。之。入。中。國。何。異。而。其。為。醫。道。之。蠱。賊。尤。更。甚。焉。而。人。之。篤。信。不。已。者。何。也。蓋。以。漢。家。之。學。日。就。榛。蕪。醫。聖。之。教。無。門。可。入。彼。視。為。迂。僻。為。芻。狗。而。我。不。能。以。禁。之。也。識。者。以。為。卓。論。明。治。丙。子。秋。朝。廷。贈。先。生。所。刊。醫。方。類。聚。二。百。六。十。六。卷。於。朝。鮮。是。書。彼。土。亡。佚。已。久。矣。其。醫。

性。行。大。生。精。神。妙。

官。洪。顯。章。等。大。喜。以。為。國。寶。其。朝。廷。亦。賜。金。若。于。於。先。生。先。生。名。直。寬。字。士。栗。喜。多。村。氏。通。稱。安。齋。後。襲。父。稱。安。正。號。栲。窓。又。香。城。樂。山。龍。尾。皆。其。所。晚。號。也。狀。貌。魁。偉。頷。下。生。白。毛。數。莖。光。鮮。異。甚。性。沈。毅。寡。言。笑。其。講。書。不。甚。飾。辯。諄。々。如。白。話。甲。戌。十。二。月。雁。風。疾。右。身。不。遂。以。左。手。作。書。丙。子。十。一。月。九。日。疾。病。遂。終。于。家。享。齡。七。十。三。遺。命。葬。今。戶。稱。福。寺。靜。巖。淺。田。惟。常。作。之。墓。銘。云。
善。諷。子。曰。陳。龍。川。曰。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求。之。我。儒。醫。中。非。先。生。而。誰。哉。而。不。遇。于。時。潛。蟄。于。環。堵。

口。知。已。好。論。贊。上。可。眼。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古
痛生賦
辛

遂萬下可惜也。夫余深感乎鳳梨子之贈。知己之言云。

驚津教堂曰。余不學醫術。安知漢洋得失異同。惟龍尾墨守舊學。不與世波靡。豈可弗謂卓立之士哉。

坂谷朗廬曰。他年史官作漢醫傳。以此篇結局。一書體裁不憂無掉尾也。

小野湖山曰。龍尾子余亦有一面識。而未悉其為人。如篇中儒醫之論。公正的確。可以補世道人心。焉。然無此篇。則恐其人與其說。皆付泯沒。甚矣文

之不可已也。偉人傳之鑄。何可已哉。

岡田后得曰。龍尾先生嘗曰。文運之盛衰。隨時轉變。而醫道之污隆。亦與世軒輊。此乃天地生々之機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然則我醫道興隆。豈無復期哉。此子聞之所以俟百世也歟。

元田南豐曰。余聞之先師帆足翁。曰。仲景方論。盡與西洋醫理。昭合。而其術之巧。超過西洋人。此仲景之所以為醫聖歟。翁嘗命門人作傷寒論注解。辨病理。講藥方。援西洋窮理說。為証。其說極詳。余亦嘗讀其書。今皆遺忘。不能為善諷子道也。

皆天先生傳

皆天先生者。明石藩士也。名淑。稱宗真。藤村氏。皆天其號。又號鷄肋。為人風流灑落。嗜酒。無日無時不飲。而多技能。書畫鍊筆。插花茶儀。及歌舞諧謔。皆詣其妙。性直善怒。故人多不與之合。而唯與余善。合日過。余飲曰。不與君飲。則不樂也。余亦曰。不與先生飲。則不樂也。先生大喜曰。顧余鷄肋耳。而君何愛我之深也。請為我作鷄肋歌。余乃操筆賦曰。鷄肋先生世皆棄。自道棄我真可惜。乃號鷄肋寓其意。戟手罵人人。辟易我亦古拙不世容。日友古賢氣吐虹。腹枯骨瘦

朗蘆曰無雅量而不怒其人必小人又曰兩飲投合如魚與水

又曰以自作之詩立全篇結構作法奇變

又曰禱衡避三舍

又曰解說有味苟能如是隆成利秋二子

有何味。不比鷄肋和春葱。異哉先生獨取此。到處說項如食音。且通財物救窮厄。先生屢通財物助余。有實有管鮑之誼。如慈母愛赤子。四海我豈乏友人。寒暄泛愛不救貧。杜詩曰。聖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羸。素書一束空。故紙不若無言是情真。嗚呼先生四十我三十。忘年交情何其浹。吾曰。先生非鷄肋。風味濃美似棘鬣。先生朗吟起舞作棘鬣。潑刺之狀曰。妙々。因引滿大白。盡歡去。安政戊午秋。暴瀉病流行。妻兒皆死。先生悲哀無旬。既而曰。此皆天也。奚足患。醉態如故。後屢遭患難。常悠然曰。此皆天也。萬延文久間。天下漸多故。物情恟々。先生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皆天先生傳

亦必保功
名

朗廬曰二
句括盡

又曰禪機

又曰為知
已吐氣

慨然曰幕府其殆覆乎然大厦非一木之所支此皆
天也吾末如之何醉放益甚因自號皆天又過余飲
曰請為我作皆天歌余乃又操筆賦曰皆天先生王
臧。攢。陽。狂。玩。世。混。流。俗。珍。寶。竒。物。唾。不。顧。一。生。唯。嗜
醇。酒。綠。醉。來。起。舞。且。高。歌。意。氣。磊。落。無。拘。束。往。夕。滑
稽。諷。人。過。頗。似。漢。廷。東。方。朔。先。生。胃。中。無。物。累。直。把
富。貴。比。蕉。鹿。自。道。萬。事。是。皆。天。不。省。禍。福。與。榮。辱。先
生。高。識。我。獨。服。世。間。兒。輩。眼。皆。肉。不。知。先。生。隱。麴。蘖。
不。知。先。生。抱。美。玉。先。生。眼。中。曾。無。人。獨。能。收。我。見。何
卓。我。亦。感。嘆。吐。肺。肝。吟。詩。且。擊。漸。離。筑。先。生。一。讀。屬

又曰史遷
亦闕筆

杯曰君天才也何寫吾真之巧矣吾寫人真常苦其
不似君不寫其形而寫其神是其所以逼真歟吾畫
殆不及君詩也因盡弃前稱而但曰皆天云
善諷子曰皆天先生一目微眇斜視物其光如炬醉
則更炯々射人豈其精神有過人者耶戊申後隱身
於播明石但務貨殖以樂天云嗚呼多技藝如先生
而隱不出可為世惜焉抑出處皆天明天子在上帝而
不出何也

坂谷朗廬曰皆天二字以跋涉世路天下無可嘆
之事天下無不平之事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十一 補註 補註

元田南豐曰。苟有自食之方。則不出可也。愈於養病官署。而叨雇錢者。萬々矣。

又曰。只是子聞得意二長句矣。前後文不過為其注脚耳。而藤村氏之性度品行。歷々如指掌。何等奇巧。文思變幻。不可端倪。

森春濤曰。二歌落筆縱橫。而每結尾活潑欲躍。亦似棘鬣之狀。

岡田后得曰。篇中二長句。真是皆天寫真。余不見皆天者十餘年矣。一夕偶讀是篇。皆天醉態躍然于酒影燈光間。

塙保己一傳

塙保己一者。武藏國秩父郡保己村人。因以為名。而其稱一者。本邦瞽者之通稱也。幼而穎敏。學和歌於萩原宗固。遂專心乎水朝學。本朝古書莫不涉獵。而盲也不能自閱書。因倩人讀。已則傾耳而聽之。聽輒終身不忘。自號水母子。取於水母以鰕為目之義也。嘗夏夜應人招講源氏物語。忽陳涼風吹滅紅燭。保己一不知燭之滅。猶喋々講說。坐客惘然。請暫輟講。保己一曰。何故。曰。燭滅矣。不得見書。保己一哂曰。有眼人。何其不自由哉。保己一學既成。開覺曰。和學講

朗廬曰。此人有眼必不專乎書。或天奪之。

忽下脫一字

又曰。名言警世。

近世偉人傳 一編 清室氏

南豐曰天下同多無
非之人若
瑞氏則眼
在胸中
朝廬曰二
萬餘卷盡
在庫中又
在智中古
令藏書家
之勉

又曰無眼
張華

談所教授生徒幕府聞而祿之補檢校保己一益究
和學搜索名山古剎之異書其所藏和書過二萬餘
卷乃按訂異同作羣書類從六百六十餘卷續集一
千餘卷又精史學著史料數百卷淺草有山岡明阿
者其門人有片山足水者亦皆精和學足水家藏宸
翰一篇但署太上天皇而無御璽及花押而御書頗
羨足水刻作墨水以領同志人不知其為何天皇也
一日客談偶及此朗誦問保己一保己一默而聽之
至其曰廷禁之闕宸居無動姑射之山萬壽不騫覺
爾曰此華園帝之宸翰也何則花園院在仙洞

之時伏見院猶居仙洞因稱其伏見院為姑射稱
今上為廷禁之闕也耳其史學攻証之精確率此類
也文政四年九月十二日以疾歿享齡七十有六其
所著羣書類從史料外猶有皇親譜畧椒庭譜畧螢
蠅抄花咲松總隱集等其所校刻日本後記令義解
百鍊抄類聚符宣抄徒然草等數部皆行于世其孫
忠韶亦好學與余善
善諷子曰古俗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以
故孟嘗君不為父田嬰所舉而其母竊舉之遂顯名
于天下聞保己一亦以五月五日生而興家揚名子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古

備生文粹

孫繁榮孟嘗致客保己一致書其有不偶然者乎保己一以一瞽者著數千卷書博學多聞卓越古今眼光如電者竟不能及方今朝廷開史局其所編輯尚遵由保己一之史料而不能脫其範圍嗚呼如保己一可不謂曠世之偉人乎哉明治十年一月撰于玲瓏齋南軒梅花水仙爭開處

坂谷朗廬曰曠世偉人四字保己一外恐皆有愧色可敬可欽

又曰保己一幼穎悟絕倫而有梁上君子癖父大憂之候其睡以熱油澆之滅其明然後告其故深

戒之又保己一初貧聘才婦唯責其為己讀書妻縱淫無忌憚而保己一不問之後妻大悔謝罪保己一曰君願不悔而務供讀書之任此二事余嘗聞之一友今忘其姓名此傳不錄或非實而然歟若作者不知而漏之請錄傳末

小野湖山曰和漢古今盲人而名世者多矣然如保己一之博學洪識恐無其匹也余與其子次郎及其徒相識聞其逸事者多他日將欲補此傳也

陶廬曰一筆先揭其為人文字有法

又曰先師心後問就遺書中故而始傳之世者坂谷素也山田子何人更活刷布世不勝感既

山田亦助傳

山田亦助。山口藩人。名憲之。後更公章。號愛山。又舍章齋。幼字卯七郎。為人明敏。沈毅。好學。嗜武。有卓識。嘉永五年壬子秋。竊憂外侮。謂海防之為急務也。與同志謀。活刷古賀。佃庵所著海防臆測。以頌諸四方。以事觸法。禁藩。削其祿。錮于家。安政五年秋七月。藩主以亦助精海防也。起班手。回組。管造艦鑄砲諸務。尋兼管手當方密用局。九月。藩主遣先鋒隊。戍捕津兵庫。亦助掌其事務。六年夏六月。藩主將大興隆文武之道。命益田某豆伊及亦助督學政。秋九月。藩主又

又曰無數引助字躍有生氣

翠崑曰登用無數亦助字是自平原君傳登用必先生字得來

所下脫齋字

命亦助。及來原某巖等。革軍制。亦助等考究兵制。沿革及外國之兵法。以革定之。藩主賜銃以賞之。萬延紀元冬十月。藩主摸洋製造軍艦於萩城。亦助董工。艦成名庚申。亦助乘之。至赤馬関。適英國軍艦拋錨泊之。藩主命亦助接之。虜所言頗関大事。亦助憂之。與長府候謀議。既而英艦去。藩侯賞其忠。當此之時。天下洶々變將起。亦助東西奔走。周旋國事。文久二年秋九月。藩主遣亦助於相摸橫濱買汽艦。適獲英國所瀛艦。名壬戌。亦助為之奉行。元治元年秋八月。英佛米蘭四國率軍艦二十餘隻。以來寇于赤馬関。

近世偉人傳

二編

吉

山田亦助傳

朗廬曰亦助字到底至死氣脈一貫

即曹曰確論即曹曰卓

勢甚猛。長世子親將臨之。亦助從焉。士氣大振。已而
輟戰。是月亦助免手當方。掌軍政。當是時。國內黨議
沸騰。亦助日夜焦思。欲鎮壓人心。反之正議。既而老
臣益田親施。福原元佃。國司親相等。皆坐京師變。賜
死。亦助亦免職。錮于家。尋削籍。處斬。于時年五十六。
初亦助見吉田寅次郎語之曰。近時歐羅巴諸州年
年盛而月々熾。侵蝕東洋。印度先蒙其毒。尋滿清亦
受其辱。其餘焰未熄。亞爾琉球突入長崎。故天下之
人皆以防禦為急務。殊不知西洋諸國。侵掠東洋。以
其國必有一二俊傑也。夫俊傑之所在。其國必強。今

識不磨

又曰吉田子奇傑然未能副此言大矣哉

彼振長策。建雄畧。將使人備已之不遑矣。而我何其
區々。唯防禦之云乎哉。我皇國屹立于萬國上。自
古輝威于海外者。上則神功皇后。下則北條時宗。
豐臣秀吉。數人而已。吾子年少才亦足矣。宜激昂以
立勲名乎。海外萬國。不則非大丈夫也。吾子其勉旃。
寅次深服其卓識。自此其操志益堅。專攻兵書。亦助
嘉其志。執其所秘藏兵要錄。講義以貽之。寅次于時
年甫十六。後終成名于天下。不負亦助之言云。
善諷子曰。善矣哉。亦助之興起後輩也。寅次郎雖有
豪傑之資。其能發偉行。未必非感激乎其一言也。而

近世偉人傳

二編

七

近世偉人傳

漫然處斬當時風習可知也夫明治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宿直于修史局草此傳了同黑川生小酌賦詩示之云毀譽世上漫紛々好送殘年酒且醺君見蘭臺諸老友幾人能繼史遷文

朗廬曰侗庵先生海防臆測其深識遠謀與躁暴論海防者夔絕矣知之者當時蓋有亦助君而已余不知其人而深知其著思之大也

又曰近日隆盛利秋數子動于戈於邦內傳汙名乎後世然渠亦一竒傑男子特憤悶技癢喪失方向耳若使之率一萬兵七命橫行于魯支土澳印

綱亭曰憤悶技癢四字善推言英雄心會

二子有知當首肯于九原之下

度間縱令事不成而狂名必動五大洲不可不發器小之歎也

小野湖山曰余每稱長防多人才而以寅次郎為首唱今讀此篇則知亦助為真首唱也善諷子表章之功尤可嘉賞

岡田后得曰亦助勵寅次郎言剴切雄快大丈夫所當服膺

田村翠嵩曰此傳一氣呵成殊有生氣直夜一詩多少感慨

吉田直人傳

吉田直人者。鳥取藩士也。名保實。初稱早藏。後更稱直人。號隅山。本穴山氏。出繼吉田氏。文久三年。藩主守護輦下。直人從焉。當此之時。外國猖獗。屢來劫內洋。天子震怒。海內竦然。維新之政將舉矣。而鳥取藩因循姑息。未歸一乎尊攘。直人憤其為二三姦臣之所使然。乃與加須屋武文。河田祺景。足立正聲等。二十一名。相議突入藩主旅館。本國寺斫姦臣三人。迫一人使之決肚。直如老臣某所訴之。又上書鷹司三條。二公曰。伏惟某々等四人在輔弼之職。而壅蔽上

朗廬曰。裝矣而至。理存焉。但是不可有三已。

快甚。朗廬曰。壯。

朗廬曰。八。宇公案。抑。叛賊。口實。常在此。不。得不。貴。審。判。又曰。恭。順。可。證。

下。阻抑藩主勤王之志。遂使之暴汚名於天下。不忠不義。神人俱怒。臣等義愧。與此四姦者俱戴天。故今同志相謀。加誅戮。從來弊藩之因循姑息。未歸一乎尊攘者。皆四姦之所為也。問下向所疑者。幸釋然。永解焉。臣等不勝惶迫泣血。書既上。皆屏居某寺院。以待罪。明年元治紀元七月三日。主命歸藩。幽于某邸。丙寅歲。及幕府伐毛利氏。直人憂之。復與同志謀。潛脫邸。將赴長門。中原忠次郎者。預知直人等有此行。賊一舸以竅。七月二十九日。直人等果至。乃與俱航海。泊于雲。手結浦。為雲人所扼。乃上陸。解雲人疑。將

南豐曰當
時子弟不
可無此事
後警所以
有新律

南豐曰斬
姦已稱忠
矣而死者
之子請後
不謂之孝
忠臣與孝
子私相殺
戮不忌其
蠹國也大
矣故明主
必制法定

西走初四姦之遭戮也其子弟乞復讐於藩主藩主
弗聽聞直人等脫囚赴雲也踪至手結浦襲其不意
直人忠次郎等四人蹶起奮鬪死之其在舟中者既
抽錨西走不知此變鳥取藩吏收四人屍合葬于手
結浦善慶院為建一碑云忠次郎者同藩領地伯耆
國河村郡橋津村商人死時年十九父吉衛以俠顯
其為義人備舟死難蓋亦出其庭訓云直人死時年
三十二實慶應二年丙寅秋八月三日也
善諷子曰二十一人之戮四姦烈矣然食其祿者義
固宜然也中原氏以一商人其義烈如此可謂俠骨

律以防禍
未萌

香千古者矣

元田南豐曰筆鋒亦帶俠氣
坂谷朗廬曰當時斬姦皆自尊王而發人心所向
可欽也余門人松前僧三上超順者氣宇磊落非
凡歸藩地亦斬姦尊王遂獨身守孤城與幕府脫
賊奮鬪死賊中傳為奇僧余每檢其遺書未嘗不
流涕也又未嘗不嘆尊王大義深徹僻地僧侶腦
髓也

近世偉人傳
二編
一
三
緒言

鱸孟陽傳

孟陽名元辰。稱辰之助。鱸氏。號透軒。余嘗取諸宋朱元晦。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語。而命之。父元邦。字考之。號松塘。棲遲于房陽。鋸山下。以儒道詩學教授。其名隱然。動大都。萬延庚申春。余漫游寓考之家。孟陽時年甫十六。風姿瀟灑。眉目清秀。如畫。而志氣歧嶷。已自成人。日與余賦詩作文。商榷古今事。慷慨悲憤。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矣。明年余歸東京。孟陽懷慕不已。時々寄詩文。其春江寄懷七律云。去歲鋸山曾送行。深秋天氣正淒清。酒盃不奈

明廬曰情狀踴々孟陽猶如生

期廬曰結一句可移

又曰氣卓可想

又曰余亦揮淚

類催別。琴劍無端去。上程鏡浦。烟波應有夢。墨川風月。豈忘情。海南此日少書信。望斷暮雲。春雁聲。其詞藻之妙已如此。亦時贈畫。其嶙峋奔泉恠竒之狀。驚人。蓋以洩其胸中抑鬱之氣焉也。乙丑春。歐血數口。考之招余療之。孟陽雖病。志氣益壯。論時事。作詩文。不異昔日。余問曰。歐血苦乎。孟陽曰。否。胸中却覺快。余留療數日。病少差。迺還。至五月。歐血復甚。遂歿。時年二十二。孟陽有至性。事父母孝。甲子歲。喪母。過哀。病愈漸。終至不起云。後考之移家于東京。名聲愈高。文業益盛。余每思至泣。曰。使孟陽尚在其喜。何如哉。

近世韓人傳

二編下

廿九

籀文

朗廬曰慈
人一語奇
也蓋以
知覺
又曰淋漓
孟陽可以
瞋

遺稿若干卷。考之行將上諸梓。

善諷子曰。人憂且哀。則心火焦。肺而血湧。血湧則上溢而歐也。故愚人無歐。血病。嗚呼。孟陽希世才子。滿腔熱血。未能悉沃之乎。雄文偉辭之間。又未能吐之於明主。賢辟之前。而吐沃二豎子。憾何限。是以余為立傳。

鷲津毅堂曰。余距今二十六年。前私刻聖武記採要。須同志。幕吏欲中以法。避之房州。寓鱸氏家。時孟陽尚幼。嶄然既露頭角。今讀善諷子所述。其有所樹立。果如此。何天之豐其才。而畱其命也。

坂谷朗廬曰。才不才亦各吾兒也。余前年失長男。每讀此等文。涕淚先下。不勝卒讀。而特為考之。賀得佳傳。則又不得不評也。悲痛々々。

鱸松塘曰。得此佳傳。亡兒可以不朽矣。而僕亦得併書。溢美之至。慙汗何堪。但是舐犢之情。難忘。一讀之際。不覺淚之濺於行間。又以見感人之妙也。

近世偉人傳

二編

七

蕭三

勝野森之助傳

森之助。江戸人。勝野豐作之男也。安政戊午。黨人獄。興。天下名士多被逮捕。而豐作為其首名。見發逃亡。晦跡。森之助。預料逮吏。至集其父。交游往復。文書。及日。乘手記類。焚之。吏果至。搜索文書。一無所得。因收森之助。及母弟妹而去。併下之獄。訊鞫。豐作所匿。特拷問。森之助。極慘楚。森之助自謂。使父出。亦拷問。慘楚如此耳。則兒唯有代死而已。終噤口不言。後母弟妹皆赦。而流森之助於三宅島。居數年。亦遇赦。歸江戸。時已罹疾。歿于其通家安藤傳藏家。臨歿。其弟請

朗廬曰絕
好機智不
特孝而仁
所及實矣

又曰天亦
慘楚

所欲言。森之助。瞪目曰。君親兩負。憾々他無所言。乃瞑。森之助。長身白皙。與人寡言語。性情溫柔。如婦女子。而於弓馬槍刀諸技。皆極其師傳之秘。死時。年未盈三十。友人小野侗翁云。

善諷子曰。豐作交通廣矣。若使森之助。不焚其文書。又。不耐其拷鞫。而有所言說。則其禍毒蔓延。必及數十百人。然則森之助。非獨代其父慘楚。雖曰代同盟數十百人。亦可也。嗚呼。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如其父。臺山。見幾韜晦時人。以比張子房。避秦。尤為不可及。侗翁已有文傳世。故不復著。

就馬津教堂曰。勝野父子忠孝相繼。而其不幸亦相尋。噫。天道是耶。非耶。余嘗識二子。今讀此傳。感愴何限。

坂谷朗廬曰。其人如此。而官不怒。天亦不恤。天道是非之疑。何世無之。噫。

小野湖山曰。余欲作森之助傳久矣。文思苦澁。未果也。今得借善諷子手成。余志乃欲卜月日。以此篇告森之助靈。代清酌庶羞之奠。吾知其必來饗也。

又曰。如森之助可謂一死不負矣。而其臨終有兩

負之言何也。蓋以其不能繼父志成大事也。吁。其設心何烈也。余讀此篇。追念勝野父子。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田村翠崑曰。我子闇文。直紀其實。而毫不假彫繪。讀之則自能惻々動人。此即畫家白描法矣。彼五色爛然。徒眩俗目者。未足與語古史之妙也。

信海正慎傳

信海者。月照弟也。代月照住持於清水寺成就院。得紫衣之許。學和歌於近衛藤公。及墨夷來。同兄月照修法。以襪寶祚長久夷醜退去。先帝深嘉其至誠。而為幕吏所忌。月照西奔投海死。信海被拘。月照僕重助亦尋下獄。語月照溺海之狀於信海。信海哭而慟。已未春三月。押送江戶。幕吏拷問甚酷。信海不屈。舉時幣詰幕吏。二月十八日。遂死于獄中。臨死。咏和歌曰。西乃海東乃空。登止加波禮度。毛心波同志。君加代乃太女。于時年三十九。僧臘三十。正慎者。近藤

期廬曰兄
弟俱死同
心而異愛
何得不悽
然
正字衍

又曰拷問
為野蠻世
及之正人
施之正人
乎抑制之
可忌可知
也
又曰難不
及人可敬

氏。山城人也。事月照。月照給米八石。別給月俸二口。初薙髮稱義天房。獨一。後還俗。更稱正慎。納妻生子。市太郎。事月照甚謹。及月照西奔。幕吏捕正慎。問月照所在。正慎答以不知。吏拷掠甚虐。正慎意與其父受苦楚。不如速死。乃絕食十餘日。不死。吏屢拷問。終不言。咋舌而死。實安政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于時年四十三。正慎為人魁梧。而有勇氣。臨難徐束。與義故往。復書簡。以投之火中。云。善諷子曰。二人壯烈。既如此。不圖濁世。浮屠氏。而有此事。噫。

元田南豐曰。信海兄弟所謂儒行而墨名者耶。正
慎亦忠烈不愧其主。可謂桑門之一義事矣。求諸
古今不易得也。
坂谷朗廬曰。釋迦牟尼佛所謂勇猛心。而兄弟同
發此心。同死節義。蓋有不空寂者存焉。
田村翠崑曰。二僧義烈與勝野森之助同。想見泉
下相遇。口角生沫。罵盡幕吏。

貞曉傳

貞曉者。日光山僧也。為人端正。而有學問。為日光山
學頭。補僧正。時人稱貞曉僧正。而尊崇之。元祿八年。
年可七十。會幕府公子病篤。命四方神祠佛院。祈禱
百端不効。乃命貞曉祈禱。貞曉謂有司曰。祈禱者。乞
冥助於神佛也。而神佛以慈悲為主。今政令煩苛。萬
民不安。生如此。而雖日祈禱於神佛。神佛不享焉。烏
望其冥助哉。若能改革苛政。仁愛天下。億兆之生靈。
則雖不祈禱。公子之病。即愈。苟不然。則如愚僧輩。百
日禱之。何効之有。有司聞之。大怒曰。狂僧敢嘲上。其

南豐曰。真
濟度衆生
之言未識
當今教導
職亦能傲
此乎否
朗廬曰。平
常理而名
言不磨。余
固曰。民外
無王。夕外
無氏。故其
各有難宜
各求顯助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七

痛生天年

也
又曰頑有
可敬君却
是辱君

罪甚重。遂流于新島。後遇大赦。還江戶。時人益尊崇之。日光門主憚幕府下內旨。猶不許住于江戶。真曉乃歸上國鄉里。終于家云。

善諷子曰。真曉之言確而當矣。而反罪之何也。嗚呼。吾聞之。劉子曰。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後之治天下者。宜務開言路哉。

坂谷朗廬曰。讀此贊。不解此味者。不可以在上矣。

元田南豐曰。雖開言路。徒為文具。而不肯納忠言。則猶不開也。噫。

田村翠崑曰。秦設偶語之禁。而時相呂不韋招致賓客。以著書。皆誡訾時君。而秦不以罪。今真曉正言而被罪。則其政治之暴可知矣。後之治天下者。其名則美。而其實則愧於秦政者多矣。不可不察也。試問。有時相能致客著書者乎。曰。無。有能納客諫。而革裨政者乎。曰。亦無。

岡田后得曰。唐太宗曰。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如是傳。亦可以抵一鏡也已。

片桐義卿傳

義卿名直方。稱省人。源姓。片桐氏。號石崖。又楠莊。越後國蒲原郡二俣村人。世為里正。至義卿好學慷慨。有才畧。雖在草莽。夙抱勤王志。廣交天下之士。而尤善大橋仲載。賴士。剛足立士。信及余數人。戊辰。皇運隆興。義卿躍然曰。此我輩吐氣之秋也。馳上京師。謁措紳諸公。擢徵士。以其久在江戶。諳東事也。任江戶府權判事。上表再辭之。不允。命趣東行。乃與正親町烏丸就烏尾諸公。至江戶。翌日謁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及大監察三條公。有所獻替。六月朔。置鎮臺宵旰。

朗廬曰先叙共為人括全篇有法
瓮江曰愚亦雷同
又曰我輩一句足以見其為人不可不圖

朗廬曰開闢以來新事新榮不覺為尤龍

胎右得曰禍胎

後瓮江曰伏

又曰瑕瑜不相掩可以見非諛

朗廬曰東坡先生之風致

理事。是歲冬十月。車駕幸東京。百官奉迎。義卿以東京府權判事先驅。人以為榮。既而謗議喧騰。義卿自知其說之不行。辭職。遂免官。然尚賜金六百圓。帛五匹。以賞其功勞。義卿既免官。供給猶如居職時。人或指之。未幾。罹吏議。下獄。其弟篤在越。聞之大驚。時十二月。祁寒大雪。單身跋涉山川。困頓憔悴而至。乃詣刑法官。哀訴。以身代。兄不許。己巳冬十一月。終坐濫用官物。及服御。涉僭。處流于伊豆三宅島。交游皆贈貨物。及詩賦。以送之。義卿既至。配所廬舍。不蔽風雨。毒霧瘴氛。交侵肌骨。實人所不能耐。而義卿安之。適

近世偉人傳 二編 義卿傳

亮江曰與
前驅迎駕
天映妙

朗廬曰其
情可想

士遷臺三
字衍文

亮江曰應
前

一。夕。風。潮。怒。號。異。常。厥。明。有。良。材。為。風。潮。所。漂。揚。屹。
橫。海。濱。島。民。視。而。欣。躍。曰。異。哉。海。神。殆。為。我。片。桐。君。
耶。乃。取。以。脩。理。廬。舍。島。民。既。服。義。卿。爭。以。島。中。產。物。
贈。之。義。卿。因。以。鯁。脯。香。草。類。屢。贈。東。京。交。游。義。卿。謫。
居。既。久。又。善。病。母。憂。之。第。篤。憂。愁。不。自。勝。一。夕。刺。血。
書。疏。將。欲。自。殺。以。贖。兄。罪。其。友。栗。太。士。遷。視。而。止。之。
謀。之。大。橋。仲。載。等。乃。上。其。書。于。彈。正。臺。士。遷。臺。士。遷。
亦。拉。山。田。某。赴。越。後。為。哀。訴。新。潟。縣。廳。官。由。此。宥。流。
禁。銅。其。御。寶。辛。未。夏。五。月。也。壬。申。冬。官。又。允。第。篤。請。
釋。禁。銅。且。賞。第。篤。孝。悌。賜。金。若。于。明。年。癸。酉。春。二。月。

朗廬曰由
也之比

亮江曰微
片桐君一
切亦不可
不閱
朗廬曰似
石曼卿
亮江曰與
上文我葉

十九日。以病歿。時年三十七。義卿風骨珊珊。眼有光。
事父母孝方。其在顯職。迎母于邸第。奉養甚至。時追。
憶亡父。悲泣沾衣。處事果敢。久而不屈。先是文久三。
年癸亥五月。霖潦過度。刈谷田川暴漲。決堤。義卿率。
村民八十人。防禦之上流之民。拒而大鬪。遂擊殺十。
五人。義卿憤然至江戶。訴冤于幕府。經五年。事決於。
是。村民皆泣曰。微片桐君。誰為死者。慰冤魂。義卿平。
素嗜酒。好賦詩。當幕府失政之時。日交勤王。有志之。
士。縱談天下之形勢。慷慨淋漓。酣飲往夕。徹夜而不。
倦。方其酒醒。感極也。悲歌涕泣。不自知其衣之沾也。

云々句映
照妙

朗廬曰廬
兮廬兮

又曰好文
字不負為
舊友

娶某氏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皆好學日進

善諷子曰義卿嘗狎柳橋妓梅吉梅吉每侍酒喜吟
韓子藍閔詩清音幽渺時轉喉作婉聲俯仰慷慨使
人洒淚義卿及顯榮贖以為妾無幾何謫南島今而
思之則如藍閔詩已為之識者悲夫

大橋陶庵曰余與義卿交有年每飲酒于一樓之
上把臂論心談及時事則慷慨悲歌往往至淚下
追思屈指事將十四五年今讀此傳其音容聲貌
儼然在目殆不堪卒讀也

又曰義卿與余同庚交尤善其為人激昂有氣節

方王政維新之時能就顯職將以其所學大施之
事業而謗議喧騰遂罹奇禍齋志以歿洵可痛惜
也余也迂疎頑健碌々守家學無一所得而二毛
漸上鬢則及讀此篇不覺汗額

川田瓮江曰在鄉々民服焉在島々民服焉其不
得意時猶如此其得意時可知而遂不令終者蓋
智者過焉之所致也此篇記實長短共舉其人躍
出紙上可謂能寫真矣

坂谷朗廬曰創業之臣自古不羈不羈故能試一
擲又能自禍

義僕市兵衛傳

市兵衛者。上總國市原郡姊寄民惣兵衛之僕也。惣兵衛嘗小銃射鳥。誤中隣人妻。妻死。官論罪。以其為誤殺。特減死一等。處流於伊豆島。而籍沒其田宅。兒萬五郎甫三歲。妻妊娠。後生女。市兵衛夫婦勦力奉養。幼兒寡婦。且每月如江戶。哀訴政府。乞釋主人惣兵衛罪。既而慮貧而奉養之不遂。使其女仕江戶富家。又謂妻曰。今我與卿勦力佐主家。而卿若生子。則奉仕不如意。請自今與卿不同床寢。寶永三年某月日。市兵衛携萬五郎。又如江戶。哀訴曰。之兒慕父甚悲。

朗廬曰勇新々々

朗廬曰永錫爾類

且惣兵衛年已八十矣。朝不計夕。冀明府少垂憐。流我於南島。而釋惣兵衛。使兒一見其父。奉行萩原江州聞之。憮然問曰。汝為惣兵衛。每月哀訴者。既已十餘年。得無廢耕耘乎。逆旅之費亦必多。如何而辦乎。市兵衛乃荅曰。農業則付甥作。十郎者逆旅則投淺草某氏。某恠余屢來問故。因以實告。某憫其志。不復收宿費。殊加懇遇。江州聞之。大感嘆曰。褒如此。義僕亦自佐德化之一助也。乃上聞。賜市兵衛田壹町。及家宅。以褒之。市兵衛潛然揮淚曰。鴻恩銘肝。然今無釋主罪之恩。命而受此厚賜。非志也。且吾豈為要賞。

又曰其誠
如此雖木
石亦動

朗廬曰胡
越猶可也
為賊者其
謂之河

而忠於主人乎哉願以此移賜萬五郎則幸甚江州
乃又上聞別賜萬五郎田宅市兵衛夫婦既異寢而
佐主家者十二年矣而萬五郎年已十五市兵衛事
之愈恭其禮如事惣兵衛云
善諷子曰吾嘗漫游過姉崎寥寥海濱一寒村耳非
有庠序學校之教也而市兵衛之仕惣兵衛又非有
累代君臣之誼也而其精忠篤義如此豈非天性也
耶嗚乎世之士大夫累代生其國食其祿而一旦離
散其情如胡越者聞市兵衛之事宜少知愧哉明治
十年三月屬稿于瓏玲齋中竒想天外落處時夜過

三鼓。玻璃燈欲盡。又加石腦書之。
朗廬曰。全地球何者為第一寶。曰忠厚二字矣。如
市兵衛者。可謂天下之表準也。
南豐曰。先輩有詩云。可憐四十六壯士。不及總陽
一義奴。言市兵衛能辛苦哀訴得復主家田產。而
大石良雄等不能存淺野氏祀也。蓋良雄雖忠勇
有餘。然近于名。且其事不過犯法以遂君非而已。
所以來後人之議也。至市兵衛則純忠純正。無毫
可議。真萬世之龜鑑矣夫。

賢婦某氏傳

賢婦逸其姓名。幕府冶金局後藤某妻也。為人仁慈。其夫有愛妾。遇之如姊妹。衣服食飲皆與已同。如此者數年矣。賢婦病。數日不愈。其夫偶見有妾自筆簡牘。翻机邊拾看之。即囑令戶某巫祝。咒咀其妻死之手簡也。其畧曰。積日咒咀之效驗。頃日病日漸。猶丹精是請。某讀了。大怒曰。吾妻積年遇之甚篤。而彼忘恩敢然。我亦深愧乎妻。然殺之則事布世上。吾家之耻辱也。乃告諸妻。而將放逐之。妻卧病。蓐潛然流淚。謂良人曰。婦女之愚世。或有如此者。豈獨彼而已。彼

朗廬曰此巫祀可斬

南豐曰萬然君子之

言稱為賢婦允矣感逸其名氏

朗廬曰慈惠如佛此妾亦必感

奉仕有年於斯。今放逐之。則貧寡誰顧。飢寒可憫。不若教諭之。令自檢分產於其所生子某。以為之母。而置淺草所買市店。而終焉。此吾願也。某乃從其言。云善諷子曰。賢矣哉某氏。以德報怨。仁恕之言。惻々動人。婦而悍妬。閨門不修。醜聲外聞。而恬不省者。往々有之。聞後藤氏夫妻之事。豈能無慙愧哉。

朗廬曰。萬傳後讀此傳。如加大黃以甘草。
翠崑曰。黃絹幼婦。

龍袋傳

朗廬曰一
道神通心
則明鏡止
水

又曰木領
正大心便
不動

天明間有善相人者。號龍袋。名重治。稱孫兵衛。赤塚氏。出繼中村氏。為人灑落。不通世務。家無儋石儲。晏如也。門人數十人。龍袋常相其顏色。曰。子明日欲觀花于其所乎。曰。然。又謂一人曰。子今夕將欲酌酒于青樓。徒費財耳。無為也。皆中其意。是以門生服之如神。嘗有一人。屢往來于其家。一日謝絕之。不復通門生。恠之。既而其人通友人某妻。龍袋曰。彼有姦淫相。而其事既成。動乎血色。諫之無益。故與之絕交也。平居為人。說其骨法。以誘導之。於善者。頗衆云。晚喪妻。

又曰善自
決死所以
善相人

又曰以飽
食為餓死
奇說也而
至理存焉

鰥貧自安。日照鏡自相骨法。曰。嗟乎。吾鰥貧有餓死相。不須徒生于世而費他人之賑恤也。乃閉戶禁人出入。遂不食而死。時年五十有七。

善諷子曰。龍袋以有餓死相。遂自餓死矣。不負其所學。復何憾焉。今夫士大夫乘時偷富貴。高第巍然。珍寶盈家。佳花列園。而其心瞿々焉。未嘗一日安溘。然而逝者與餓死復奚擇。而視諸龍袋之知天命而餓死。孰賢孰愚。必有能辨之者。古人曰。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噫。明治十年六月。撰于玲瓏齋中。時軒前榴花盛開。

近世偉人傳 卷下 蒲生氏

朗廬曰。苟卿有非相論。呂東萊駁之。更說聖賢觀相法。其言雖正大。而近諛。聞歐米各國亦有骨相家。彼亦自一小道矣。比較經驗。豈無自得。特欲波動搖。拘泥其法者。固不足論已。無欲占正路。如龍袋舍之。為導蚩民之資。亦可。况善諷子。假以罵殺富貴者乎。

田村翠崑曰。論贊諷刺絕妙。自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得來。

佐倉宗五郎傳

南豐曰。人窮之推。窮之者乃政宗五郎名。正言順無愧。天地特其不科。時勢而為之。所以未竟於快。與朗廬曰。毅然為社民。以死仕之。慷慨之狀。可想。

嗚呼。方功利刑名之徒。弄柄苛政。重斂蒼生。墜於塗炭之時。一夫軀生。直氣抗言。強訴以濟斯民。其行雖固。犯禁網。千古俠骨。實有足多者。作佐倉宗五郎傳。宗五郎者。下總國印幡郡岩橋村人。為佐倉城主堀田某^{上野}封內民。故世號曰佐倉宗五郎云。宗五為人精悍。有膽畧。正保間。城主失政。任用培克。暴斂重賦。邦民凍餒。農夫二百十餘人。結黨數。請薄賦稅於郡宰。不聽。因相謀。將抵江戶。直訴之。城主宗五慨然謂眾曰。諸君事若不濟。奈世人之笑。何。此事宜生死。

近世偉人傳 二編下 三三 蒲生氏

朗廬曰蓋
養勇不露
豫自任許
將軍事也

以之城主不聽則當訴閣老々々不聽則當訴將軍事
不濟唯有一死而已何面目復見鄉人乎我固決死
矣諸君其思之衆皆奮曰君之言洵然於是衆皆訣
別父母妻子以正保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發鄉抵舟
橋驛而宗五後而不至衆皆恠曰彼或渝盟乎何來
之晚乃遣六郎兵衛重右衛門二人促之宗五曰吾
將發而病作然今已少快閱二三日乃愈愈則直發
子等速還傳語諸君抵江戶邸俯伏門外而訴慎勿
入門內二人還告衆乃發舟橋入江戶抵西城下邸
門外俯伏而訴閤人叱却之衆不敢退曰人民凍餒

又曰茲吏
隱態無進

死期方至願薄賦稅以活之吏出諭曰今日不得採
用訴疏汝等速去明日来于青山百人坊別邸衆廼
諾而去厥明衆詣別邸吏出諭曰地方賦稅郡宰所
掌江戶邸吏毫不與知言訖即閉門衆芒然還旅舍
厥明衆皆會淺草一茶亭相議平重郎者進謂衆曰
宜俟宗五郎來決議乃復遣六郎重右二人促宗五
宗五曰吾將明日發然君辱遠來請與俱行乃訣父
母妻子而發宗五塗語二人曰拒訴疏而不納蓋國
有司與江戶有司潛相謀而然也訴之無益已宗五
等既至江戶復與同志會淺草一茶亭相議衆論喧

師廬曰以死代衆是其初志至此漸露然其當持其悲慘則過易水

近世傳人傳 二編下 三
啓宗五徐謂衆曰諸君請勿聒聽吾說明日閣老以世和州登大城宜路要而訴之何難之有衆乃從之其明早起伏路傍而覘和州登大城宗五直前投訴疏於輿中衆踊躍謂事已濟矣宗五曰訴疏雖納成否遲速未可逆知也而旅食空送日其費不貲請余與六郎兵衛半四郎重右衛門忠藏半重郎諸子留俟命餘當悉歸國吾輩六人為首謀一切任之此事雖濟必不免乎抗言強訴之罪若死則諸君葬埋之乃張訣宴泣別居數日和州召宗五等六人六人乃行吏佐々木某儀太山路某見六人叱曰汝等不

彈尊嚴敢投訴疏於閣老輿中罪不容死然特旨宥之後再為之則不敢赦宗五等抗辯曰臣等數訴城主不納故敢至此幸採納以活此衆庶吏固拒而不聽叱却六人宗五大息謂五人曰事已至此何面目復歸見鄉人乎吾聞志士仁人殺身為仁且夫見義不為無勇也我寧殺身以為衆庶成就此事聞近日將軍詣東台廟吾塗伏而投訴疏事必成乃及期約訴疏於竿頭潛匿下谷三枚橋下將軍乘大輿馳從嚴肅前騎喝道來宗五乃俄然躍出投訴疏於輿中而頓首衛士叱咤急縛之其疏畧曰前佐倉城主土

井某頭大炊松平某若狹視民如傷省刑罰薄稅歛黎民無凍餒之患至今主視民土效不啻苛政重歛人民失產塗炭於墜溝壑於顛有司恬不省適往訴則械繫徒之臣等是以不顧斧鉞之罪敢請將軍以神明之威諭城主薄稅歛以活萬民實正保二年正月廿九日也一說為承應二年將軍家光還城覽之聳然而驚乃召堀田某曰汝胡為虐民之甚宜速薄稅歛以濟窮民某惶恐慙愧汗背而退召老臣小島式部曰封內之民曩者訴門而不納故今事至此噬臍何及汝速下令薄正稅除雜稅如前城主土井某松

朗廬曰雖
封建幕府
亦不仁々

又曰四罪
則四大切
也暴虐十
秋可裂背
所謂其國
法者可唾
棄已

平某以慰民心獨宗五茂城主訴將軍甚可惡汝其并其妻而磔之斬其子以懲後式部受命而退幕府押送宗五于佐倉式部乃召宗五妻子及其黨曰汝等欲薄賦稅如前城主某々生死以請之且將軍亦有命故以聽之又特數宗五曰汝為首謀訴將軍其罪一也茂城主其罪二也投書閣老其罪三也煽動眾庶謀此舉其罪四矣凡此四罪國法之所不赦因今蒙汝及妻磔汝子斬乃上宗五及妻磔柱而擬鎗坐其子其下先斬之妻裂眦城主邸第曰吾夫婦為眾庶憂磔死固所期已今殺無辜兒城主何其

朝廬曰絕好日者

羣黨曰逆理人多見

殘忍吾魂魄長怨望堀田氏家宗五欣然笑曰信然
汝先獲我心遂被刑後數日堀田氏家多怪一夜城
主獨坐見堂上有人鎗貫兩脇流血淋漓城主拔刀
瞋眼追之輒滅而猶聞哭聲又一日喫飯飯成血色
於是大懼躬親祈禳之而恠猶不止乃使日者筮之
曰宗五及妻之所崇也宜建祠以祭之乃為建祠名
曰山口大明神每歲以二月三日八月三日祭之恠
乃止蓋二月三日就刑日也或曰三月四日
善諷子曰妖恠之說吾固不信也然古今所傳亦有
不可誣者左氏所謂氣燄為妖者耶抑物皆天地之

氣之所凝集已忠憤激烈之氣人凝之而天地亦凝
之何知不如山崩水湧為無限變態哉明治九年十
二月廿九日撰于青天白日樓南窓是日盆梅初放
三花

坂谷朗廬曰宗五事在抑壓世界故其實迹紛紜
無定而極寬慘刑幕藩俱成其醜則昭々如此傳
不可誣也宗五當時所謂土民也而民外無王々
外無民余以比楠公比岳公以為尊王愛國之鑒
驚津毅堂曰武門之為治也壓制是主所謂豪族
政治者也當時于戈僅息壓制人民亦太甚宗五

能自奮代一鄉性命。身雖罹刑辟。其志得以達。可謂一代偉人也。方今人民欲訴於官。皆可以訴始審廳。其不服審理者。可以控訴終審廳。而終審有違於法律。猶可以上告大審院。官之於保護人民權利。周且密矣。使宗五生於今日。安有罹慘毒如斯之事哉。嗚呼。是誰力也。讀是傳者。傷古慶今。不可不思其所自。明治十年十一月識。

元田南豐曰。宗五郎以死訴民窮。而百世廟食。可謂我邦民權黨之鼻祖矣。夫。又曰。大將軍能聽匹夫訴。而戒勅主管者。使薄稅

歛濟窮民。曾無賞其善御衆。進官秩等事。誰謂霸政殘酷寡恩乎。

又曰。堀田氏主從吝過飾非。以逞慘毒。其罪天地所不容。而免於義刑義殺。真可憾也已。

田村翠崑曰。諸傳叙事。寓一種憤世嫉邪之思。都非游戲閑文字。所謂忠臣痛入骨者矣。如此傳。讀去。但覺字々淚。字々血耳。噫。

先生每一傳稿成。命余淨寫之。原稿顛倒塗抹。余不能讀。先生為一讀。則文理井々。顛倒塗抹者。皆可能了。輒淨寫之。殊以其事奇偉。而文字雅馴也。

不自覺淨寫之勞。旬餘日而上下二卷寫畢。于時
丁丑至日也。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東京 蓮見鉀之助

受業 上毛 杜岡文平 同校

下総 廣瀬秋之介

題近世偉人傳後

裕易

萬生子園近世偉人傳所載無靈者
十人專一詳于辭。豐何子之。每且精
也。願子嘗終。在仕。在藉。此以自表。見
願子。園好義。乃久。昔有。今人。且稱
道者。別以所見。所聞。學子。之善。不其
之。於。泯滅。無聞。矣。余。子。有。意。於。自
腐。士。海。加。德。門。者。久。初。嘗。入。京。師。
有。前。遠。識。既。乃。般。落。摩。王。好。於。數。人。再
子。死。余。去。年。子。亦。示。行。善。般。兼。志。子。嘗。子。

能傳之於明治十年冬十一月於
俾身保溫多活會

西肥 松陽野口孝共揮題



攝西

花蹊路見氏為書



近世偉人傳二編跋

古人論文曰。議論易。而叙事難矣。以昌黎之筆力。其
撰順宗實錄。特不滿意。以東坡之才大。至叙事文。
則終輸一籌於廬陵。所謂鬼魅易畫。牛馬難畫者耶。
吾友蒲生子閻。篤學能文。最長于叙事。阿堵傳神。有
深得於龍門之秘焉。所著近世偉人傳。已風行海內。
今又鐫第二編。余欽其盛舉。為題誓言。若夫發潛德
之幽光。有益世道人心。則諸家評具矣。明治十年。嘉
平月。歲市日。辱知村山淳拜識。
清胡大游曰。古今人皆死。唯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

敬亭曰先
獲我心多
々謝々

綱亭曰快
論亦確論

賢豪傑離文章則皆死。今聚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初編既傳之通邑大都。今又二編刻成。宜藏之名山石室。則先生千載不以死。偉人數子亦皆不以死。豈非不朽之盛事也哉。戊寅一月於東京中猿樂坊三宜樓中。花蹊跡見氏拜題。

微顯闡幽真我師。非々是々不容私。陰姦膽冷春秋筆。英烈芳傳朋黨碑。松柏忸怩貞婦節。鬼神痛哭義人詩。編成新史豈徒爾。振起世風培國基。

明治十一年一月

受業

友部

確謹題

吾綱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紀忠臣義士孝子烈女

又曰果令
讀者如此

余著是編
不為徒勞

事蹟續之則使人如身閱其事。目見其人。懦夫聳骨。怯夫瞋膽。蕩子肅身。悍婦整襟。而况慷慨義烈之士。婉婉貞淑之女。一讀間。其必有拍案叫快。或齟齬呼冤。或不知紅淚闌干。衣襟之沾者焉。感嘆之餘。遂書卷尾。

受業

市川義敏謹題

諸傳摸寫其人。精神奕々。使讀者如見其人。故余朝夕把翫不措。乃如與偉人奇士接膝而談也。戊寅孟陬。於有為塾中。

受業

平佐

廉謹題

昔人云。世固有由感而立傳者。又有因傳而感者。我蒲夫子。以卓偉之筆。傳卓偉之事。以洩自家胸中鬱

裴亭曰好
男子能知
其所樹立

又曰僅々
三四行可
以抵余小
傳多々謝

又曰蓋嘆
勤王諸子
不遂志而
沒也

又曰孺子
可教也

近世偉人傳

抑此所謂因感而立傳者也。而吾輩小生。反覆讀之。竊欽慕其高風。而激昂志氣。直欲與夫偉人數子。俱立乎忠孝節義千載不朽之地。此所謂因傳而感者也。於戲盛矣哉。

受業

森山勝

謹題

病者嘗苦藥。而後得愈。獵者涉絕險。而後獲禽。蓋先生少時。非病者。而嘗苦藥。非獵者。而涉絕險。宜乎方今為有為之人也。近者又以有為之筆。紀有為之人。著偉人傳若干卷。可謂熊魚無得者矣。丁丑臘月。於有為塾中。

受業

赤尾政孝謹題

人有慎言皆曰。人為萬物之靈矣。而茫茫宇宙間。不

能靈其靈。終身碌々成無用長物者。比々皆是。此所謂行尸走肉耳。安在其為萬物之靈也。故學此塾者。誓期異日為偉人傳中人。勿負有為二字。則可也。於有為塾中。

受業

田中秀馨謹題

余讀此編。慨然拍案曰。千載浩嘆。在于此。千載遺憾。亦在于此。讀畢。不覺涕泗之交頤也。若夫文格之高。與叙事之奇。往々逼真班馬。諸家評隲已備矣。小子復奚贅言。

受業

根岸千引謹題

蒲夫子著偉人傳。既刻初編。今又刻二編。以公于世。蓋其意不唯闡發潛德幽光。亦欲令讀者有所感憤。

近世偉人傳

友

蒲三入卒

發行書林

信州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一丁目
 全南久室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芝大神宮前 本銀町二丁目
 全山一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廣小路 南傳馬町二丁目
 通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飯田町一丁目 馬喰町二丁目
 柳原町

鼠屋甲造 秋田屋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次郎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伊兵衛 近江屋半兵衛 長門屋龜七 岡村屋庄助 檜木屋多吉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010190530251

發兌人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第三大區四小區 飯田町一丁目六番地
 蒲生重章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通旅館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鉄五郎

明治十一年一月十二日出版御届。
 以上。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受業 嶺 展親謹題

不勉哉。興起也。我輩鰥生受業夫子。遭斯盛舉。抑亦幸矣。可

48-13343

